

## 《生业志》白话译文

自上古凿木取火、刀耕火种的原始部落，到今天这样的社会组织，都是以正德、利用、厚生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。保证人们生存基础的是农业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是工业和商业，规范人们道德品行的是政治。就是说，政治、农业、工业和商业都有各自的社会职能。

我族从天宝来到浏阳已经六百多年，经过明清两个朝代，相生相养，人口现已繁衍到数千人。我刘氏族人的谋生行当当然不能超越社会组织之外。族人之中，务农的约占十分之八，经商、做工和从政的约占十分之二。住在永安市里的一般都经商，住在市外的多半都务农。农民中，自耕农约十分之七，佃农、雇农约十分之三。经商的多为自营，也有替人打工的。做工的有土、木、铁冶、缝纫、染织等行当，只是为数不多。近年来，人口越来越多，生计越来越难。有的农民只好到洞庭湖边去耕种垵田。做生意、做工的，有的去了长沙，有的甚至远徙津市、澧水等地去谋生。形势迫使族人向外发展。至于业务的变更就很难一一记述了。

农家子弟也有去从政的，官家子弟也有去做工、做生意的。世业相承的，以务农为最多。比如大房居下屋冲的、七房豹分居山下的、福分居大藪冲的、八房居塘里湾的，都是子承父业，耕种着祖传田亩。做工的有在笏圭塘经营窑业烧制砖瓦的，已经经历好几代了，他们归属七房福分，也还在用高祖、曾祖留下来的工具。七房相分迁居耕塘的，开始也务农，后来有的当了官，有的做生意。也有的仍然在种田。

古时候天子和诸侯的财富是用他们拥有的牲畜数来计算的。永安市附近土地肥沃，所以商品交换都是用田租数来衡量。我族自明朝以来，务农经商的有很多杰出人士，所以富豪也就有很多。田租达到数千石或数百石的累世不绝。据档籍记载，明朝正统（1436~1450）年间刘宗富纳粮正米七十九石多，刘宗道正米三十七石一斗，合计一百一十余石。纳粮这么多，可见他们拥有的田租是在数千石以上的。至于他们的致富

方式到底是事农还是经商，就无法考究了。到了清朝康熙乾隆（1662～1795）年间，七房全分的刘龙潜有田租五六千石，嘉庆道光（1796～1751）以来，七房相分的和兴、八房的仁和，田租都到了二三千石。七房禄分的恒德堂、福分的太和，则分别有田租数百石，都是靠做生意起家的。和兴、仁和、太和是他们商铺的名号。至于靠做生意购置数十石租田亩的，那就无法计数了。以农业起家的，有七房相分的刘名实，耕种耕塘冲的田亩，开始只有田租数十石，后来累积到了二千余石。豹分的五桂堂，兄弟五人在小阳山下耕种，也积得田租数百石。只有七房相分的刘名实，以教读起家并积累田租千石以上，纵横数十里内这是唯一一家。从清朝宣统年（1909）以后，社会衰败了，没有田租千石以上的人家了。五百石以上的也只有刘作熙一人，他是七房相分和兴的苗裔，是近十年内靠商业发家的。

族姓的兴衰维系于产业的消长。凡是振兴家业的，无论是务农还是经商，没有哪个不是辛勤节俭的。所以，种田的胼手而胝足，做生意的则铢积而寸累。等到家业富了以后，子孙若习于侈靡、耽于逸乐，最后就会发展到卖田卖屋来维持生计。虽然家道的起落、产业的兴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，我们仍然希望后起之秀能够群策群力、振敝起衰。否则，田宅卖尽了，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？教育荒废了，品德靠什么来培养呢？未来世界的发展变化，后人应当深思。

刘谷君 翻译

(刘谷君，原永安小学校长，祖籍湖北丹江口)

刘 刚 审校

(刘 刚，派名作成，永安刘氏七房禄公后裔)